



吾愿  
生生花  
里住

陆小曼·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愿生生花里住/陆小曼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04-3042-8

I. ①吾… II. ①陆…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1562号

### 吾愿生生花里住

---

作 者: 陆小曼

责任编辑: 杨 磊 尚新丽

封面设计: 孙丽莉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 www. nwp. cn

http: //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张: 8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042-8

定 价: 2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 代序一 我所认识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刘海粟

我认识陆小曼，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京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我跟着适之和歆海前去。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儿：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原来她就是蜚声北京社交界的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什么应该会，我是初学，瞎拓！”她浅笑道。

“海粟，你怎么知道王太太会作画？”歆海问道。

我自觉好笑。因为我心里认为，像这样的女子，应该懂得一点丹青，心有所想，嘴里就说了出来。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

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九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十五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三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十八岁开始，北京社交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当然更能使人产生好感的，是她那明艳的容光、轻盈的体态和柔和的声音。因此，当她一出现在当时的社交界，人

们顿时被她照人的光彩所震慑。起初我还不太相信人们对她的盛赞，自从那天随胡适之到陆家后，我也对小曼很钦佩。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约，很美，又无雕凿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她爱读书，英法原文版的小说，她读得很多。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十九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无锡人王赓定了亲。常州与无锡，原属一府，并有乡谊。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一九一八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任武官。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到“来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是很纯真。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摩和小曼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会对这才子和才女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飞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

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由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一九二五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漂泊之感。这时，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了。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引自小曼给我的信）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了。

引达夫后来的话来说：“忠厚柔艳的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借放火花，烧成一片。”

总之，小曼这样一位曾震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郁达夫语），效文君而下嫁相如，但是家庭的压力更加上志摩事业上的不如意，内忧外患，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甜蜜。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上、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使他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是我所感到遗憾的。志摩不幸早逝。至于陆小曼，在徐志摩逝世后，也离开了徐家。后来她又结婚了，一直在上海教书和卖字画。

现在，小曼已早作故人，她的风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将如何对待今天的陆小曼？将用什么态度来支持和帮助崭新的陆小曼呢？

## 代序二 她比烟花更寂寞

苏雪林

徐志摩，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竟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间，以所乘飞机失事，横死于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享年不过三十六岁。

当诗人的噩音传出，大江南北，皆为震动，他的朋友痛哭流涕，如丧至亲，固不必说；即仅读了点诗人作品而和他未谋一面者也咨嗟太息，泪下不能自己。一个人的死亡能引起这样重大的反应，倒也是很少有的。虽比不上一九六二年大家痛悼胡适之先生之丧的普遍与绵长，可是我们心中另有一种凄美的情绪，好像我们惋惜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忽被暴风雨所摧残，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忽然沉沦碧海，永难再见。

诗人既稟赋着极高的文才，加之以这样矫矫出尘的外表，不知多少女郎为他倾心，视之为最高的择偶对象。记得女高师同学陈健吾女士自视甚高，征婚条件非常苛刻，替她做媒而遭碰

壁的朋友常愤愤地对她说：“你想必要像徐志摩一样的男人才能满意吗？可是徐志摩只有一个，爱慕他的女孩子却是不计其数，况且微闻他现在已有了意中人，我看你将来只好以‘丫角’终老了，那时可不要懊悔！”这话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间，我尚在法国里昂，健吾来法留学，亲自对我说的，我们当时笑了一场。民国十一、十二年间，志摩才返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授课，兼主编《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诗作，才名藉甚。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演，又由他当翻译，在全国各地露面，真是红透了半边天。他那时虽已与元配张幼仪女士离婚，对陆小曼却尚未开始追求，或虽已追求，而行迹尚未外露，所以这个新诗坛的美男子，竟成了北平少女界的“大众情人”。读梁实秋的《谈徐志摩》，志摩给实秋的亲笔信件竟有某小姐为了这位诗人单恋成疾，几离倩女之魂。诗人以“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妇”谢之。也可见他当时魔力如何之大了。

志摩和元配张幼仪离异，而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在今日原是司空见惯，在民国十五、十六年间却算一件不平常的大事。老一辈的人对他们固深恶痛绝，青年人也不见得个个赞成。听说当志摩与小曼在北平举行婚礼之际，曾请他老师梁启超先生证婚，却被老师当着大众，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教训。任公（梁启超的号）事后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你看他说：“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家”。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于泰山附近的高峰下，大家痛惜之余，又将这件事归罪于陆小曼。据我所听到的纷纭的传说：小曼本来是阔小姐出身，嫁了第一任丈夫王赓后，在北平是有名的交际花，挥金如土。嫁志摩后，因有心跳头晕之症，每发或至昏厥，人劝她抽几筒鸦片，果稍愈，久之竟尔上瘾。而且跳舞、喝酒、唱戏，出入大公司购买东西，对于用钱还是不知节俭的。志摩为供奉这位娇妻起见，既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撰写诗文，翻译西洋名著，一月所获，据说也有千元上下（均见梁实秋谈志摩所引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所发表的谈徐陆的文章），在那个时候，是抵三个大学教授一月的收入三倍而有余；买米，以那时米价论，上好白米，也不过六元多一担，一千元便可买得一百五六十担，所以我认为这个数目恐有未确。不过他们家用若每月超过四五百元，也就不容易负荷了。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曾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自己承认是失败的。又说他有《生活》一诗以生活比做毒蛇脏腑所构成的冰冷、黏湿、黑暗无光的狭长甬道，“你陷入以后，除了挣扎摸索着向前，更无退路”。那诗的情调果如胡先生所言“暗惨可怕”。

适之先生时已离开上海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就劝志摩到北大兼点功课，借此换换空气，同时对他经济也不无小补。志摩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家里。因朋友在航空公司做事，送了张长期免票给他，谁知竟因此送了他宝贵的生命。假如他不为

了家累太重，不致于这样南北奔波，不南北奔波，也不致有那次飞机之祸。而他家累之所以这样沉重，又为了陆小曼挥霍无度所致。幸而梁任公先生此时久归道山，否则老人家岂不以为“不幸而言中”了吗？

我和陆小曼也曾见过一面，那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间赤焰烧近武汉，我避地上海，女作家赵清阁介绍我和小曼相见。她那时是住在翁瑞午家里。志摩逝世后，小曼穷无所归，依瑞午为活。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儿，总之，小曼住在他家里，发生同居关系是万难避免的事。小曼长年卧病，延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很深。不过病容虽这样憔悴，旧时丰韵，依稀尚在，款接我们，也颇温和有礼。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频频问茶问水，倒也像个痴情种子。听说瑞午系出世家，家中收藏古玩名书画甚富，拿点出去变卖变卖便是钱；同时还做点黑市生意，故此既供得起小曼的医药饮食，尚能替她缴付一笔很重的阿芙蓉（鸦片）税。

赵清阁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间编了一本《无题集》，所收均为当代女作家的文章，比张漱菡女士编《海燕集》还早五六年哩。那《无题集》收了我一篇《记抗战期内一段可笑的幻想》（现收畅流社出版的《归鸿集》内），又收了小曼一篇小说《皇家饭店》，约两万字上下。当时一般批评是“描写细腻，技巧新颖”，我读了也觉得很不错，觉得这个人是有相当文才。像陆小曼这样一个窈窕美艳的少妇，既熟娴英法语

文，又能登台表演昆曲平剧，又能画点山水花卉，可说是多才多艺、玉貌兰心的人，怎能叫人不爱？爱之而破坏中国风俗礼教的藩篱，非弄到手不可，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多少可以原谅的。



## 目 录

|                  |     |
|------------------|-----|
| 代序一 我所认识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 001 |
| 代序二 她比烟花更寂寞      | 005 |

### 第一章 心寄云峤

|              |     |
|--------------|-----|
| 哭 摩          | 002 |
| 中秋夜感         | 008 |
| 泰戈尔在我家做客     | 011 |
| ——兼忆志摩       |     |
| 遗文编就答君心      | 016 |
| ——《志摩全集》编排经过 |     |



|        |             |     |
|--------|-------------|-----|
| 目<br>录 | 第二章 湖山寂寥    |     |
|        | 皇家饭店        | 024 |
|        | 卞昆冈（与徐志摩合作） | 051 |
|        | 第三章 去路无缘    |     |
|        | 小曼日记        | 102 |
|        | 《爱眉小札》序（一）  | 135 |
|        | 《爱眉小札》序（二）  | 137 |
|        | 附录 爱眉小札（选）  |     |
|        | 爱眉小札（选）     | 142 |
|        | ——徐志摩       |     |



## 第一章

# 心寄云岧



从前听人说起「心痛」  
我老笑他们虚伪，  
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  
这不过说说好听而已，  
谁知道我今天  
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  
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

## 哭 摩

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支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起“心痛”我老笑他们虚伪，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说说好听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你知道吗？曾记得当初我只要稍有不适即有你声声的在旁慰问，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不再没有你来低声下气的慰问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远的抛弃我了吗？你从前不是说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须要连在一起才不负你我相爱之情吗？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要是飞去呢？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信你真的是飞了，我还是在这儿天天盼着你回来陪我呢。你快点将未了的事情办一下，来同我一同去到云外去优游去罢，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逍遥，忘记了闺中还有我等着呢！

这不是做梦吗？生龙活虎似的你倒先我而去，留着一个病

恹恹的我单独与这满是荆棘的前途来奋斗。志摩，这不是太惨了吗？我还留恋些什么？可是回头看看我那苍苍白发的老娘，我不由一阵阵只是心酸，也不敢再羨你的清闲爱你的优游了。我再哪有这勇气，去看她这个垂死的人而与你双双飞进这云天里去围绕着灿烂的明星跳跃，忘却人间有忧愁有痛苦像只没有牵挂的梅花鸟。这类的清福怕我还没有缘去享受！我知道我在尘世间的罪还未满，尚有许多的痛苦与罪孽还等着我去忍受呢。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你倘能在一个深沉的黑夜里，静静凄凄地放轻了脚步走到我的枕边，给我些无声的私语，让我在梦魂中知道你！我的大大是回家来探望你那忘不了你的爱来了，那时间，我决不张皇！你不要慌，没人会来惊扰我们的。多少你总得让我再见一见你那可爱的脸，我才有勇气往下过这寂寞的岁月。你来吧，摩！我在等着你呢。

事到如今我一点也不怨，怨谁好？恨谁好？你我五年的相聚只是幻影，不怪你忍心去，只怪我无福留；我是太薄命了，十年来受尽千般的精神痛苦，万样的心灵摧残，直将我这颗心打得破碎得不可收拾，今天才真变了死灰的了，也再不会发出怎样的光彩了。好在人生的刺激与柔情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过了。现在又受到了人生最可怕的死别。不死也不免是朵憔悴的花瓣，再见不着阳光晒也不见甘露漫了。从此我再不能知道世间有我的笑声了。

经过了许多波折与艰难才达到了结合的日子，你我那时快乐直忘记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忘记了世界上有“忧愁”二字，快活的日子过得与飞一般快，谁知道不久我们又走进忧

城。病魔不断地来缠着我。它带着一切的烦恼，许多的痛苦，那时间我身体上受到了不可言语的沉痛，你精神上也无端的沉入忧闷。我知道你见我病身呻吟，转侧床第，你心坎里有说不出的怜惜，满肠中有无限的伤感。你曾慰我，我却无从使你再有安逸的日子。摩，你为我荒废了你的诗意，失却了你的文兴，受着一般人的笑骂，我也只是在旁默然自恨，再没有法子使你像从前的欢笑。谁知你不顾一切的还是成天的安慰我，叫我不因为生些病就看得前途只是黑暗，有你永远在我身边不要再怕一切无谓的闲论。我就听着你静心平气的养，只盼着天可怜我们几年的奋斗，给我们一个安逸的将来。谁知道如今一切都是幻影，我们的梦再也不能实现了，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用尽心血地将我抚养呢？让我前年病死了，不是痛快得多吗？你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守着好了，哪知天竟绝人如此，哪里还有我平坦走着的道儿？这不是命吗？还说什么？摩，不是我到今天还在怨你，你爱我，你不该轻身，我为你坐飞机吵闹不知几次，你还是忘了我的一切的叮咛，瞒着我独自地飞上天去了。

完了，完了，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你那叽咕小语了，我心里的悲痛你知道吗？我的破碎的心留着你来补呢，你知道吗？唉，你的灵魂也有时归来见我吗？那天晚上我在朦胧中见着你往我身边跑，只是那一霎眼的就不见了，等我跳着、叫着，也再不见一些模糊的影子了。咳，你叫我从此怎样度此孤单的日月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响，苍天如何给我这样残酷的刑罚呢！从此我再不信有天道，有人心；我恨这世界，我恨天，恨地，我一切都恨。我恨他们为什么抢了我的你去，生生的将我们两颗碰在